



吴维佳

生于江苏南通。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，师承苏天赐先生，致力于传承和发展林风眠先生中西艺术结合的艺术理念。其艺术创作跨越油画、中国画、书法等诸多领域，作品表现出吴维佳高超的艺术才能和精湛的艺术造诣。近期的艺术实践中，吴维佳有意将中国画、书法中的表现特性与油画的表现特质相结合，打破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，找到东西方绘画的共同特点，主张在画面空间中加入线性表达，以单维、二维的阅读方式接近东方式的观看体验，强调作品表现中的书写性，从而营造自己独有的艺术本体。

吴维佳曾作为文化部组织的中国画油画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，曾参加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、首届中国油画年展、中国艺术博览会、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等。作品《戏剧人生》获中国艺术博览会优秀作品奖，《战士》获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佳作奖。作品被收藏于江苏省美术馆、南艺美术馆、国家大剧院等。曾经组织创作并亲自绘制常州天宁宝塔大型壁画、佛教题材《正道图》。作品曾发表于《艺术家》《中国油画》《江苏画刊》《侨报》等专业刊物。



《尊者》



《观自在菩萨》



《尊者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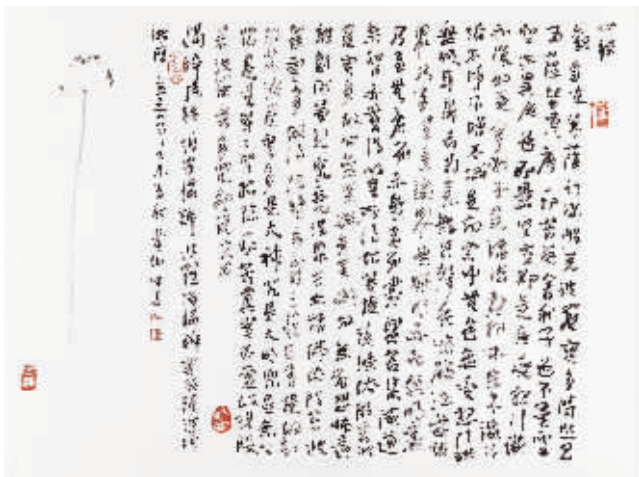
《自在观音》



《尊者》



《欢天喜地》



《心经》

## 我看吴维佳的画

文/苏天赐

吴维佳的画有一种纯粹的美。形与色的和谐随笔游走，使我不必去追究他所描绘的是什么，便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与舒适。这种美感来自那种诉之于视觉的语言。以戏剧隐喻人生也许已是艺术中的老套，但吴维佳的油画《戏剧人生》与老套没什么相干。虽然画中有脸谱，有舞台表演，还有一点“性”的潜意，但这些都不过是喃喃的呓语，他清醒着要寻找的，是随地走来俯拾即是“山花”“野草”。是与形与色的逸语，欲行便行，欲止便止，不拘行迹，所以自由自在。

吴维佳在表述他的创作状态时曾说：“凭着对事物的直觉，我总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。”说得很实在，也许正因为这种对艺术的纯情所在，他的作品远离了浮躁、迎合、矫饰和虚夸。

## 聊聊维佳兄的画

文/朱新建

大学毕业不久的时候，我在南京，维佳在南通，有一次收到他的一封信，说画画的都是好疯子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疯归疯其实人挺好的，有点自我表扬和互相表扬的劲头，挺臭美的。

那时候他迷毕加索和立体派，非常认真地把金冬心也算成立体派，梁楷也算，四王不算，因为，那时候他认为四王画得不好，凡是画得好的都算，好像安格尔和塞尚也是立体派。他用他认为的“立体派”方法疯狂地画画，油画、水墨、水彩、铅笔什么都画，布上、纸上、墙上甚至连书的侧面都画，到处画，他的感觉很细腻，却粗犷、直爽，毫不扭捏啰嗦，笔下有罕见的自信。

后来，我去巴黎流浪，他到南京师范大学去教书了。有几年没在一块儿泡。只是经常在一些刊物、杂志上看到他的画，“派头”一直很大。

后来，我回了南京，又在一块儿泡了。

离开南京十几年，觉得南京更像南京了，这块据说已经消尽了金陵王气的六朝烟水地，好像一直就是艺术家们“堕落”、偷闲的乐园，且不说如李煜、龚贤这样的古人，即使是如朱自清、俞平伯笔下的“灯影”“桨声”也足以教我们“不求进取”了。再见到维佳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二号小老头了，这家伙已经很像“南京人”了，张罗张罗新屋的装修，打打跑牌或八十分，很有学问地喝喝茶，坦然地睡睡懒觉。

画画本来与喝茶、打牌、睡懒觉一样，是快活事情。读维佳近作，觉得这家伙越来越快活了，笔底下自由、洒脱起来。有人形容江南土风喜欢用俊逸、超然这样的字眼，我想，用来形容维佳的画倒是不错的，我喜欢我这个快活的老朋友的画。